

错与对

□徐辰瑜

我的高考是在2014年,至今已整整过去了8年。两千多个日子,冲淡了许多记忆的细节,但仍有两件发生在考前的事,清晰地刻印在我脑海里。

那年高考恰逢双休日,爸爸妈妈全程陪伴了我。从我家到考场大概有15公里的距离,开车需20多分钟。对我这个喜欢“临时抱佛脚”的人来说,这路上的时间简直就是比黄金还要珍贵。

6月7日上午,妈妈开车,爸爸就在后座陪我复习。刚上车那会,我叫爸爸考了考我必背古诗词,基本没有难倒我。接着,我一边自己翻书看语文常识,一边让爸爸给我读几篇范文。当他读到一篇关于家风传承的文章时,我像有一种预感似的,请他再给我快速读了两遍。在进考场等候的时间里,我又自己看了一遍。

凑巧的是,那年我们那里的高考作文题是关于“老规矩”引发的思考,考题中还罗列了几种现象,比如“出门、回家都要跟长辈打招呼”“吃菜不许满盘子乱挑”“做客时不许随便动主人家的东西”“忠厚传世,勤俭持家”等。我下笔近千言,一气呵成,题目就叫《好规矩需要传承》。中午回家的路上,我不无得意地说:“高考作文打破了我课堂写作的纪录,用时最短、字数最多,耶!”

第二天上午去考场时,我依旧在车里紧张地复习着,不时让爸爸问我一些政治考点知识,一问一回,对答如流,皆大欢喜。在经过一座立交桥时,妈妈指了指桥上新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十四字,要我立刻背给她听。可能是没有记住的缘故吧,我居然直接怼妈妈说:“我不会,别打扰我了。”陪我复习的爸爸倒是没有逼着我背,而是认真地给我读了一遍,并有针对性地进行了些阐释。可是不知怎么回事,我根本听不进去,不仅生气地扔了书本,还回了爸爸一句:“烦死了,让我安静安静吧。”

还真考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关内容,不仅有一道选择题,而且还有一道7分的分析题。走出考场后,我心有愧疚地自叹道:“今天没听老人言,吃亏在眼前啰。”爸爸妈妈没有训斥我,反而不断安慰我。

高考成绩出来了,我考了整整600分,语文高出平时最好成绩,大概率是作文拿了较高的分数;政治则比预期差了一点,总体算是理想成绩吧。后来,我被一所211大学录取,读研又上了世界排名前20名的大学,还在实习时遇到了我的爱人。今年4月9日,我们牵手步入了婚姻殿堂。

回想自己高考的小插曲,最想送给高考生的一句话是:你做错的每一道题,都是为了让你遇见对的人;而你做对的每一道题,都是为了让你遇见更好的自己。

学弟学妹们,加油!



惊险夜

□李仙云

中考时儿子使出“洪荒之力”,虽没拼入心仪的高中,却也考入四星级高中的尖子班。可高中三年,他大磨小难不断,成绩也像坐过山车。刚入校时,他考到年级前几名,数学位居全班第一,还荣幸地获得学校组织的去南京参加暑期两日游活动的机会。那次,步入南京某大学的校园,他一眼就认定这里是他四年后的终极目标,可那年冬天,一场骤然降临的心理疾患却给了他当头一棒。

在三天一小考、五天一大考且老师日日发条的“军事化”高压学习环境中,大家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,丝毫不敢松懈。一次重感冒,让儿子不得不请假回家休息。他担心无法跟上老师的进度,难题也像一只只横亘眼前的猛虎,儿子开始变得焦躁、恐惧、心神不宁,深夜一次次在睡梦中惊醒……

看着他极度崩溃焦虑的神情,我呼叫了远在千里之外、身为心理学教授的姐姐。姐姐开始抽丝剥茧地分析情况,逐一梳理打通儿子情绪的郁结之处。多次的长夜漫谈、耐心疏导后,儿子终于走出了那段心理的阴霾区……

从此,他性情大变。他不再把学业当“头等大事”,也不再铆足劲往前狂奔了,每到休息天,他就悠悠地骑着自行车去郊野“亲近自然”;有时也会抱起他心爱的吉他,弹得沉醉不已。

三年前的高考,当他步入考场,我一遍遍在心中祈祷,希望他答题顺利、发挥正常。可他晚上回家后,不小心犯了大忌的却是我。儿子眉飞色舞地告诉我,语文基础题他从未做得如此顺手过,作文他也是照搬了老师事先讲的套路。我很感兴趣地听他细细说来,突然惊道:“你作文跑题了!”儿子顿时脸色煞白,好像突然明白过来,顷刻间浑身发软摔倒在地。我们夫妻俩吓得魂飞魄散,我更是懊悔不已,却无可奈何。

还有好几门课要考,在等着他一一攻克。

那晚,为安抚儿子的情绪,我请他推着轮椅上的我出去散心。我们母子俩在灯火阑珊的大街上,边走边聊。我感叹:“人生又岂止只有高考一条路,你看妈妈伤到重度残疾,不依然拼尽全力,通过自考拿到了法律专科文凭,还在写作上不断努力前行。”听儿子口气有所缓和,我又说:“妈妈仔细想想,刚才的结论下得有偏颇了,其实文无定法,你有你对一个话题不一样的表述,不见得就是跑题。”

儿子“嗯”了一声,不知在想什么。但夜里我让先生悄悄去儿子房间探看,发现他很快就睡熟了。

时光飞逝,儿子如今已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,我想高考的这次惊险冲击,对他也是一种历练与体验。人生海海,成长的路上也唯有经过一次次的“事上练”,方能淬炼意志,更好地应对这变化不定的时代。

两次高考

□钱永广

一年一度的高考又到了,每年这个时候,我就会想起我当年经历高考的滋味。

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,大学毕业生包分配时代。听说高考成绩出来了,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母校。可遗憾的是,我的成绩离最低录取分数线还是差了两分。

我拿着分数条,一个人失魂落魄地走在回家的路上,眼泪禁不住往外涌。这么多年来,父母供我读书已很艰难,特别是刚读高三时,我的身体又出现了毛病,为了不影响高考,父母赶紧让我住院治疗。谁知一住就是一个多月,这在土里刨食的父母背上了沉重的债务。可父母无怨无悔,因为我是家里的最大希望。但是现在,全家的努力都白费了!

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进堂屋的。父亲看见我的愁容,抽着袋烟、看着脚下,一声不响。我知道父亲的压力,我考不上大学,就意味着要在农村砌房找媳妇。家里弟兄四个,二哥的房子和媳妇还没有着落,身为老三的我,问题又来了。

接下来的日子,父亲的情绪远坏过我的沉默。晚上,屋子里很热,全家人就坐在家门口的打谷场上乘凉。以前,父亲总喜欢摇着蒲扇,与纳凉的邻居一起唠嗑家常。可那几晚,他不去了。

很快,父亲从集镇上买回来一百只小鸭。不用父亲吩咐,我就学着母亲的样子专心侍弄那些娇小的生命。鸭子长得很快,没过多久就会下河了。一天中午,鸭子跑散了,母亲、我和弟弟就循着河塘四处寻找。中午毒辣辣的太阳烤得皮肤生疼,我们还没有吃中饭,肚子饿得咕咕直叫。弟弟年纪还小,不停抱怨天太热,这鸭子太难放!一向很少说话的母亲说:“嫌放鸭子苦就好好读书,考上大学将来就可以不放鸭子!”看见母亲

额头上的汗比我们还多,我不敢说话,脚下的步子迈得更快了。

两个月不到,鸭子长大了,父母把鸭子送去了集镇。晚上,我依旧蜷在门前的凉席上,迷迷糊糊听见父母又在谈论我读书的事。母亲说,这孩子病那么久,缺了两个多月的课,考得不错了。父亲“嗯”了一声,像是肯定,又像是叹息。

第二天我正准备下地锄草,坐在门槛上的父亲开了腔:“儿子,家里虽然困难,但再难我们也要供你读书。”我立在原地,默不出声,因为复读对我来说压力更大了,万一明年还考不上怎么办?见我无话,母亲丢下手中的活计,木木地看着我。一边的二哥突然轻松地说:“家中的房子暂时不砌,有钱还是先供弟弟读书吧。”没有房子,二哥哪里能讨到媳妇?看着苍老的双亲,在无边的沉默中我的心震颤了,眼泪像开了闸门般汹涌而至。我的高考已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,我的父母、我的兄弟姐妹,所有爱我的人都与此有关。那两分之差,对他们同样是巨大的遗憾。

父亲口袋里揣着卖鸭子的钱,执意要送我去复读。看着父亲弯曲的背脊、那老态龙钟的样子,我的心又收紧了。我真想上去扶他一把,怕他一不小心摔倒,可我自小从未与父亲有过任何亲热的举动。我矜持着,跟在父亲的背后,泪水无声漫溢。

一年很快就过去了。一个流火的中午,我正在池塘边赶着这年养的鸭子,母亲远远地朝我喊,叫我回家。我的录取通知书到了,家里人一个个比我还高兴。从父亲手中接过通知书时,我感到父亲和我的手都有点不听使唤。那天下午,父亲破例让我在家休息,他代替我去放鸭子。我一个人坐在池塘边,整整一个下午,仰望云来云去的天空,各种滋味涌上心头。